

白奴夢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凉山风情	3
第二章 天外来客	8
第三章 一架失事飞机	17
第四章 两个“天鸟蛋”	25
第五章 白人和魔鬼	35
第六章 异国沉沦	45
第七章 白人怎么会当奴隶	52
第八章 迥异童年	61
第九章 白人困凉山	72
第十章 白人决不当奴隶(一)	82
第十一章 巴乌沟遇野人	95
第十二章 “迷林”枇杷鬼	106
第十三章 白人的“星期五”	116
第十四章 白人决不当奴隶(二)	127

第十五章	白人在生死关头·····	137
第十六章	凉山境外另重天·····	148
第十七章	白人又被捉回·····	157
第十八章	白人当了奴隶·····	169
第十九章	白奴的日日夜夜·····	180
第二十章	皮鞭惊梦·····	191
第二十一章	白奴毙虎·····	200
第二十二章	三族巧联姻·····	214
第二十三章	是梦又不是梦·····	226
第二十四章	域外天伦乐·····	240

引 子

这本书写的是解放前白人在凉山当奴隶的故事。

当时，凉山还十分落后，是一个奴隶制社会。这里的几百万彝族人民，被奴隶主残酷地统治着，象牛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四二年的六月份，忽然有一架白人驾驶的飞机在凉山中的一座大山——黑奴山撞山失事，两名飞行员跳伞降落。他们的生命是保住了，但是却被格洛寨的奴隶主抓获，失去人身自由，当了奴隶。

白人飞行员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平时他们看到中国的牛拉铁犁就感慨它落后，如今满眼以人代畜，其惊讶程度便可想而知。如果让他们去拉木犁，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然而，谁也不能不叫他们从自由民变成奴隶。他们甘心这样的生活吗？不！为此曾发生过一系列的搏斗、反抗和逃跑。但是，在莽莽苍苍的大小凉山里，不要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两百人，两千人，也不过是彝海

中的一滴水，翻不起大波，因此，当奴隶是注定了的。

然而本书写的却不是梦，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当笔者在凉山采访时，两位白人回忆起往事，至今犹一字一泪。他们谈完这一段令人不敢想象的经历后，激动不已。

于是我把话题扯开，举目眺望：远处，黑奴山高耸入云，索玛花染红天边；近处，瓦板房窗明几亮，察尔瓦（斗篷）随风飘舞。这时，两位白人的妻子——一个彝人、一个汉人双双走出屋门，她们身着百褶裙，头顶“嘟帕”（女人头上的帕子），给我端来了茶水和点心。她们带笑的脸庞上闪现着光彩，更配以铜钱般大小的“不巨”（耳朵上戴的圆片片装饰品），显得格外健美和欢乐。我感激地点着头，用新学来的彝话说了声：“卡沙沙（谢谢）！”可能发音不准，听起来不那么入耳，他们四个人互相对看了一下，都笑了。

我看着这由白人、彝人、汉人三个民族组成的两个和睦幸福的家庭，思绪起伏，他们给我讲述的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那一段惊险的往事，又历历再现在面前——

第一章 凉山风情

一进入凉山，好象是踏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到处都是青苍苍的大山，稀稀疏疏的村寨都被它淹没了。那些连绵起伏的群山，象成千上万条青色的大蟒蛇，有横躺的，有竖卧的，昂首翘尾，鼓肚挺脊，形成了一道道的沟沟壑壑，一座座的岭岭峰峰。许多山立陡立陡，那上边的石头长满绿苔，溜滑溜滑，要翻过一座山比登天都难；许多河蜿蜒曲折，湍急的流水冲过岩石组成的两山夹道，把河岸削成一堵堵的高墙，人们隔河能相望，但是几辈子都不能往来。凉山的许多部落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居住在凉山的彝族人民还盛行着“刀耕火种”——把成片的森林放火烧光，用刀子刨个坑，丢进几粒种子，靠天等收。有的地方土壤奇缺，人们只得在石头缝里开荒种地。谁能遇到一块席片大的地就算是抱上“金娃娃”了。据说有个白彝（老百姓），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干了一天，他

清清楚楚地记得开了二十八块地，可是查来查去，只有二十七块，竟然丢失了一块！他叹了口气，打算下山。当他最后捡起自己的草帽时，忽然惊喜地发现，丢失的那块“地”原来盖在草帽底下了！

凉山的奴隶制度延续了几千年，形成的等级十分森严。奴隶主是统治者，称为黑彝，他们不仅统治着白彝，还占有最好的土地和众多的娃子（奴隶）。娃子又分为安家娃子和锅庄娃子两种，后者的生活更为悲惨。为了保持所谓血统的纯洁，黑彝、白彝和娃子三者互相之间是不许通婚的（彝人称为“开亲”）。

彝、汉两个民族的密切交往据说始在三国。《三国演义》中的孟获，彝人称他为勒格阿什，是一位有名的部落首领。虽然是传说，但人民对他却十分尊重。为了纪念他，在凉山至今还留有孟获城、孟获寨的遗迹。

由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当地的人们都非常迷信，“送鬼”的习俗长期保留着。不管谁生了病，都不请医生，而是“送鬼”出门——小病则打鸡打狗，重病则打猪打牛。将这些禽、畜用棍敲死，就认为病要好了。这里治病落后，埋葬却比较先进：人死后挖个坑，架柴焚烧，然后掩埋，死者如是男人，在上边摆九块石头，女人摆七块，小孩摆五块。天长日久，

石头丢失了，坟墓也就没了。

凉山的奴隶制够残忍了，但更残忍的是“打冤家”。自古以来，常常为一些小事在部落之间进行残杀。打仗之前，要先赌咒盟誓。有时是将白公鸡的脖子割破，把鲜血滴入酒坛，咒后，黑彝用银碗，白彝用漆花木碗，娃子用黑旧木碗，依次把酒喝完；有时是杀一头牛，将血淋淋的牛皮钉在木桩上，黑彝的勇士们一个个从牛皮下面钻过去，在地上拿起一根木棍，用力敲打一下牛头。仪式举行完以后，就骑上战马，挥舞着各式各样的铜铁家伙，在铜鼓的“咚咚”声和牛角号的“甯甯”声中向“敌人”冲去，舍命拚杀。直到尸堆如山，血流成河时，才由处于劣势的一方派出一名老年妇女走上阵地，摆动起她身上穿着的百褶裙，使双方停止械斗而媾和。

娃子们在打冤家时是牺牲品，平常时是牛马畜牲。白天，他们被套住，在皮鞭的抽打下曳犁扯耙，干笨重活路；晚上，他们的双手被铁链锁住，两脚又穿上木靴——一种用巨木做成的刑具。一日三餐，连个带皮的米粒都难得见到。他们常常用悲哀凄凉的调子唱着：“天空有云雾的路，山上有虎狼的路，水中有鱼虾的路，哪里有娃子的路啊！”

彝族人终年生活在凉山的高山地区，为了抵御



寒冷，他们无论男女，都习惯披一种类似汉人的斗篷。用毛线织成的叫“瓦拉”，又称“查尔瓦”；用毛弹成的叫“什多”，又称“披毡”。彝人走亲访友，多因路远需要在半路留宿，如果怀里抱只老母鸡，再用查尔瓦或披毡一裹，就十分暖和了。

彝人的男子，都喜欢在头顶上留个“天菩萨”（类似汉人留的“花尖儿”）。黑彝的“天菩萨”是很神圣的，要是娃子们不小心触及了，就要被剁手。青年人往往把头发扎个髻儿，高高挺起，称为“英雄结”，搭配上左耳垂上悬挂的装饰品，显得格外英俊。妇女们多头戴镶有花边的头帕，双耳挂以用金银、贝壳或木头制做的装饰品，再穿上五光十色的百褶裙，象孔雀一样的美丽。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除黑彝外，广大的白彝和娃子，不是以燕麦和苦荞

粑粑为食，就是用酸菜汤配着啃吃烧洋芋。为了填饱肚子，还经常把蕨基草采来煮煮充饥。

生活的困苦只能增加老年人额头上的皱纹，对于孩子们来说，尽管命运生下来已经注定，但他们对未来仍然充满着信心。在“多博”（彝人过年的第二天）这个最为热闹的日子里，一群群充满生命力和幻想的孩子，在做着“窝西那戛克”游戏——割下过年猪的前蹄，用绳子拴好，背着它玩耍。他们唱的歌儿是：“火塘边的叉叉钳，谁敢小看？它经过三次炉，就是一把金光闪闪的宝剑！”

在宝剑出鞘以前，凉山还是凉山：它落后，愚昧，充满着血泪，充满着辛酸……

两个白人不早不晚，正是在奴隶制度盛行的时候跌进凉山，他们的命运便和数百万彝、汉奴隶一样，经受着残酷的奴役和非人的折磨。

于是，在凉山的历史篇章中，有一页是用彝人、汉人、白人三个民族的血凝聚而成的。

我们首先从两个不幸的白人谈起。

第二章 天外来客

黑奴山是凉山中的一座大山。这里的“黑奴”二字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非洲黑奴毫无关系，它们是两个彝文字的译音。彝文“云”的发音为“黑”，“乌”的发音为“奴”。用意译就是“乌云”，形容此山高入云端。黑奴山不仅高得出奇，而且还具有东西长，南北宽，坡度陡，沟壕深，森林多，瘴气浓等许多特点。

在黑奴山下有一个以格洛寨为中心的彝族部落。它背靠大山，南傍古日希多河，连同周围其它的村寨，整体是一个被群山包起来的坝子。从这个坝子往东，是古松参天的苏普山，与它相连的是杉树成林的疏台山；往南是矿泉密布的只乌波依山，山那边有一个浩瀚无边的彝海；往西是一座群峰组成鹿角形的刺阿孚吾山，山旁边又突出一个酷似钉子的失阿可依山。东南与西南的群山交错处，有两片遮天蔽日、绵亘百里的原始森林；穿过坝子的古日希多河，

发源于西北方向九十九条沟下边一个弓形的哈代湖，绕过格洛寨，一漫东南，注入彝海；河南岸长满了郁郁葱葱、主干笔直的青冈树，这里既是薪柴林源，又是械斗场地。寨子的东北方向还有一座纯是石头的大石山，山外边岗岗相连，谁也数不清有多少高岗，因此通称为九十九道岗，是一个险要去处。巍峨的黑奴山横贯东西，它的北面有雪山，再往北还有野牛山，那雪山系由一连串的石丘组成，丘顶终年积雪，如珠玑一般，因此又叫珠珠山。

黑奴山虽然高而且险，但是景色却秀丽。有一些山泉出自云雾笼罩的山巅，从陡峭的岩壁上直流而下，象条条白练挂在空中，被人们美誉为“线泉”；浅山区灌木丛生，土沃草肥，树木有桔子树、柑子树、枇杷树、板栗树等，花草有报春花、山茶花、索玛花、蜀葵花等，一年四季，这花开了那花开，把大地点缀得锦绣一般。

比凉山械斗规模更大、杀人更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到一九四二年。虽然国际上的反法西斯联盟已初步形成，但激烈的战争仍在进行之中。在欧洲，继莫斯科战役之后，德国希特勒又集中兵力，向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展开了猛攻；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四一年底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

成功后，正飞扬拔扈，不可一世，新春伊始，就挥师南下，先后攻占东南亚许多国家，又把几十个师团近百万人的兵力投放在中国战场上。为了抗日，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在当时，盟国间的许多援助和交往大部分是通过设立在重庆的中央政府进行的。

这一年六月底，有一架盟国的援华飞机，从印度某机场起飞，越过喜马拉雅山，飞行在经垭口通过凉山直达重庆的航线上。

黑奴山一带的彝人不知道什么是飞机。开始，当飞机掠过上空，听到发动机的轰鸣时，他们都惊恐万状，以为是魔鬼来临，要降大灾大难，吓得到处躲藏。时间久了，看它飞得满稳，并没有落下来降灾的征兆，慢慢就习惯了。他们敢目送它从只乌波依山往返于黑奴山之间。唯一难解的谜是不知道这种鸟的“窝”筑在哪一架山上。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鸟呢？山鹰吗，不象；野鸡吗，更不是。因为它既没有拍打翅膀，又没有美丽的羽毛。在阳光下，它闪闪发光，象一只银燕在翱翔；在多云天，它能够穿越云层，忽隐忽现。它的歌声太单调了，南来北往老是那一个声音：喻——。人老几辈都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天鸟”。

今天，格洛寨格外静谧。部落的首领——头人俄约里哈闲来无事，漫步在他家院子里的草坪上，嘴里哼着他自编的小调儿：“凉山花开千万朵，索玛花儿数头个；凉山的彝寨千万座，最美的寨子是格洛。”

他，五十多岁年纪，胖瘦适度，高高的个儿，黧黑的面孔，头上裹着一个大包头，包头里边剃光的头上，留有一绺黑白掺半、油光发亮的天菩萨。他虽然为人开明，不象他祖辈那样，当娃子们一不小心触及头发便立即砍手，可是从来也没有人敢接近他的这个“禁区”。他那具有“福相”的耳朵垂厚厚的，足有拇指头肚大小，左边的那只上穿了个麦秸莲儿般粗细的圆孔，戴只嵌有宝石的银圈子，这种装饰在黑奴山一带是绝无仅有的。他披的查尔瓦也与众不同，那上边有用金线织成的日月图案，据说能避邪驱鬼。正当他踱着方步，怡然自得的时候，忽然他儿子阿黑急忙忙跑到跟前，向他报告抓回一个逃奴的情况：

“阿达（爸爸），天菩萨保佑，有个娃子窜过哈代湖，刚要过俄勒，就被哨卡抓住了。险哪，他要是进入九十九条沟，费事就大了。”

阿黑三十岁上下，是俄约里哈的独生子。他外形

略显清瘦，但长相酷似其父。不同的是他的包头上挺着一个英雄结，左耳上系着一个大红珊瑚珠珠。他赤着的双脚上渗进一层黑灰，腿上套着两只滚边的大裤脚。他说话声瓮气粗，踌躇满志，好象这件事是他亲自干的。

“这个括喜括洛(锅庄娃子)，怎么被恶鬼迷住了心窍。”俄约里哈听了阿黑的报告，叹了口气说，

“他应该知道，就是肩插双翅，也是逃不出黑奴山的。从我懂事那天起，就有成十上百的娃子想顺巴乌沟上去，从北边逃到汉人区。他们有的侥幸没有摔死，翻过了黑奴山，却冻僵在珠珠山上；即或不被冻死，到野牛山也喂了野兽的肚子。东北边那条路，他们能绕开布尔，爬过大石山，却过不了我设在哈里和阿足的卡子，就是混过阿足，也得饿死在九十九道岗上！西北边那条路，就是你抓回来那个逃奴刚走过的，他以为从木达到哈代湖，表面上看好象是把守的松了，但色呷和阿勒是好过的吗？九十九条沟是九十九个虎口，它们吃人可不怕腥啊！逃跑，全都是白费力气！”

“阿达，既然抓回来了，就要给他一个严厉的刑罚，叫别的娃子们见了害怕，你说行吗？”

俄约里哈拈着胡须，摇了下头，没有说话，对



于处罚娃子，他一向是慎重的。他不愿把一个全劳力变成半劳力，或者失去劳力，让娃子张着嘴到处乞讨，白白消耗粮食，那才是不上算哩。

“不要再按照老章程（重者砍头，轻着剁脚）办事情了。”俄约里哈看了下性急的儿子，心平气和地说，“他是个喂猪的能手，我还要通过他吃坨坨肉呢！把他押回来再说吧。”

“瓦几瓦（好）！”阿黑答应着，退出门外，然后骑上高头大马，吆喝一声“驾”，冲出寨子的北门，来到捆绑逃奴的那棵黄桷树下。他不敢违背父命，但又想出毒气，于是拔出腰刀，在旁边的棕榈树身上“嚓嚓”篋了两下，举到闭紧俩眼的逃奴面前，往空中一划。那刀刃锋利无比，竟将这个可怜的娃子的鼻子割去了一片。随着一声惨叫，逃奴的鲜血一滴滴滴落在肥大的芭蕉叶上，打了个转儿，又流了下来，渗入地上……

逃奴又饥又乏，再加上这突然的一刀，自以为必定要被砍头，索性脖子一软，将头耷拉在胸前，准备挨刀。奇怪的是头没有掉下来，却“劈劈啪啪”地挨了一顿鞭子。那是抓他的几个人为了泄忿，发了一顿淫威。

打足打够，阿黑才按照他阿达的意图，叫把这